

练字该不该从唐楷入手？

本报记者
张稚丹

长期以来，提及学习书法入门，书法教育界必言“先正楷，再行楷，再行书”。而正楷专指颜柳欧——颜体舒展、大气雄厚，柳体瘦劲、法度森严，欧体严谨、间架结构好，三者体现了点画、结构的规范化。无论是老师推荐，还是市面上出售的字帖，多以此三者为主。如颜真卿《多宝塔》《勤礼碑》《麻姑仙坛记》、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玄秘塔碑》等。

初听中国书协会员、中国人民大学画院高研班导师王天民说“颜柳害人，扼杀个性”，书法打基础应从隶书和魏楷开始，我大吃一惊，但细究下去，发现这是个有意思、有价值的话题。

初学书法理当求“雅正”

现实中不只一个人认为：最好以行书起步，兼练楷书。楷书的严谨会让你还没hold住它，就先有挫败感了，只适合于修炼稳健的基本功。行书发挥空间较大，可以很快看到自己的进步成果，对培养兴趣有益。想想也是，我小时候数次临《九成宫醴泉铭》，均不得其真髓，最后也就息笔了。

但这真的可行吗？据说曾有老先生携书法作品请当代草书大家林散之指教，散翁一张张认真翻看，只点头不说话。老先生走后，林老说：“这个人还在门外转。”他说如果来访者是小青年，他一定毫不犹豫地让他刹车，赶快写楷书。但老先生走了一辈子弯路，叫他从头练楷书，一则使其难堪，二则为时已晚，故只能缄口不言。宋代书法家苏轼也说，楷书如站，行书如行，草书如奔，还没见过站都站不稳就能跑的人，行草都是以楷书为本体的。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一种“崇正性”，如孔子就有“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之说。细思起来，当是从小处庄重端敬，培养品格的正派、正直，延伸到对法统大义的坚守。南渡之后的南宋词学中也重“雅正”，但重点并不在于建立一种艺术理论，更在于强调正朔，崇尚“正统”，与理学中的“道统”一脉相承，代表了定于一尊的“正统化”。

所以，从孩子们的人品塑造、习性养成考虑，楷书是汉字最成熟的字体，形体方正、笔画平直、法度谨严，对初学书法的少年儿童应是最好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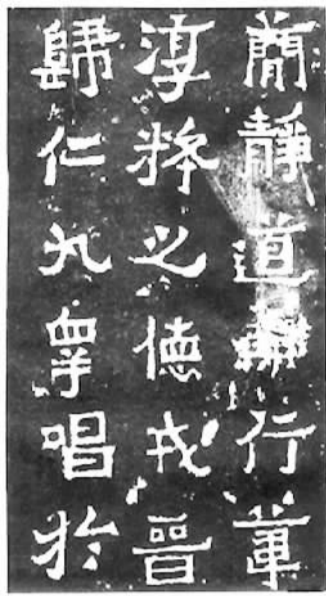
魏晋楷书与唐楷孰高？

但楷书不只有唐楷。

从历史追溯，最先出现的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晋人楷书，其后是魏碑楷书，包括北魏前后书风相近的摩崖石刻、墓志碑版石刻，之后才是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初唐楷书，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中晚唐楷书。

明清书家已开始提倡从颜柳楷书入手。颜柳楷书骨力刚健，笔法严谨，运笔有明显的提按动作，可以纠正随手画的毛病。但过犹不及，强调过头，这反而成了缺点和弊病。譬如转折、挑剔处的重顿，恰恰是宋代书家米芾所说的“丑怪”之处。现在中小学毛笔字教学普遍死学颜柳，只求形似，发展了其生硬刻厉，把颜柳写成了仿宋体字，接下来学行书当然就举步维艰了。

王天民认为，晋楷乃楷书之源。唐楷只重视用笔结体的规范性而忽略了情感表现，容易扼杀初学者的艺术个性，对青少年而言尤为严重。因为法太严，容易写得僵硬，缺少生机，更谈不上能表现艺术个性。这一点，南宋艺术家姜夔和清代康有为已说得非常清楚。姜夔认为：古法强调潇洒纵横，结构千姿百态。唐楷以平正为善，结体拘束，用笔单一，失去了魏晋之风规，恰失却古法。应当学习魏晋楷书，尤其是魏之钟繇和晋之王羲之楷书。所以清包世臣说：“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裴宝子碑》（东晋）拓本
原石现存云南曲靖市一中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唐）拓本
原石现存陕西麟游县

康有为概括了魏晋楷书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康有为认为唐楷有八病：疏、凋、迫、薄、争、滑、直、敛。魏晋古法绝于后世，其结体之密，用笔之厚，笔画意势舒长，纵横向往之态正是唐楷所缺少的。唐楷更缺少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计白当黑、神奇无限的美。

有人认为唐楷和魏晋楷书都好，其实不然。因为唐楷将楷书形式僵化，意味着楷书的终结，最后变为印刷体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北宋将楷书行书化，一反唐楷的僵化。

循书法流变之路更顺畅

王天民说，魏晋楷书之古法源自金文汉隶。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乃至魏晋碑刻与墨迹来看，都有篆隶遗意，所以包世臣说：“北碑自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

王天民习书多年，他的书法自由掉圈而又笔意深致，书法家启功先生评价说：“王天民的书法确很得法。”他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我自幼遵从人文素养深厚的家父教导，从临习金文汉隶到魏晋楷书开始，相当于沿着汉字的流变过程，体会笔法与结体，感觉意气舒畅，神采焕发，有一种触发了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感觉，待后来临唐楷时就觉得很累。习字当从金文大篆入手（这也是伴随我一生的书体），之后是汉隶、魏碑，即走钟繇—卫夫人—二王传承。汉隶太可爱了，没有隶书修养，进不了钟卫。”

我问他：“您不觉得颜柳很美吗？”他说：“正因为过于完美，所以扼杀个性，变成千字一面的美术字，我儿子就是写颜柳写废了的。”教育中普遍用颜柳，非常不妥。他认为，书法的本质是抽象性和意向性，书法造诣决定了山水画的写意性，所以非常重要。

有人说，如果学书法是希望自己的字好看一点，那不妨从唐楷入手，但如果有志于书法艺术甚至是中国画的学习，建议从篆书入手，甚至从甲骨文书入手也行。

那么，现代少年儿童学习书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如今用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实用性可以忽略不计。学习书法，更主要的是让孩子们了解汉字之美，提高艺术素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不论是从打基础入门的当下来讲，还是从未来的艺术能力发展而言，金文汉隶和魏晋楷书似乎都是更好的选择。

美术馆里看“小人书”

赖睿

正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故事绘——中国美术馆馆藏连环画原作精品展”吸引了不少观众。此次展览共展出61件套446幅连环画原作，是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的又一展览，力图以馆藏作品呈现中国连环画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今的发展概貌。

作为大众美术的连环画，是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俗称为“小人书”的艺术形式，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此次展览遴选的作品都是广为观众熟悉的佳作、力作，当中绝大多数作品或是在历次全国美展与连环画创作评奖中斩获过奖项，或是有着巨大的发行量，为大众耳熟能详。展览依照时间线索分为3个部分，题材涉及古典神话、革命历史、现实生活、中外文学等类，涵盖白描、油彩、素描、水墨、木刻、水彩等多种表现形式。

大量曾带给我们感动的连环画作品，如王叔晖的《西厢记》，贾庆余、王绪平的《我要读书》，刘继卣的《闹天官》，丁斌曾、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贺友直的《朝阳沟》，韩书力的《邦锦美朵》等都在本次展览中亮相。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兼具文学性与绘画性的艺术特色，以艺术构思组织画面，交代情节，表达主题，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于方寸间汇集人情风貌、地理方物和历史人文，是一面时代发展的镜子。



大闹天官 刘继卣

赵羨藻黑白影像 展现“华夏之心”

赖睿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雪岸闻香——赵羨藻摄影艺术展”日前举行。该展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分为山水清音、形式探索以及昔我故乡3部分，展出赵羨藻的摄影作品155件。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在赵羨藻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展现东方神韵。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文人情怀即是赵羨藻的个性表达。”

在赵羨藻的作品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拍摄的香港影像尤为引人关注。这些作品集中展现在本次展览的“昔我故乡”部分。由于在纪实摄影内容和视觉文献方面具有稀缺性，这批影像显得弥足珍贵。面对栩栩如生的图像，回味铜锣湾、旺角、中环等早已成为繁华商业区的熟悉地名，给人以穿越时空的感觉。

美籍华人赵羨藻生于广东台山，是踏入美国主流摄影圈的东方摄影师之一，其摄影作品朴实无华、富有诗意。赵羨藻将自己以风景、香港为题材创作的摄影作品100件，悉数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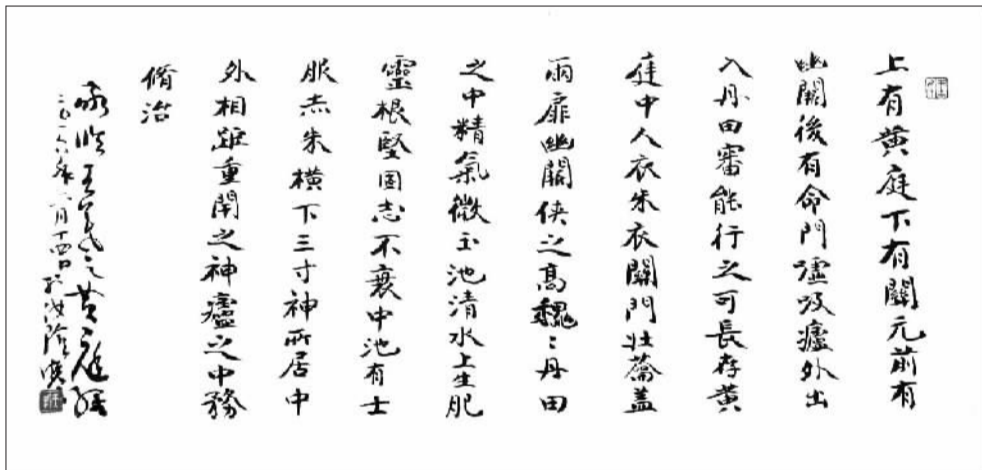


元朗—香港 赵羨藻

第三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启动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将于7月10日至25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此展是代表我国当代工艺美术最高水平的国家级制度性展览，已于2012年和2014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两届。

本届双年展征集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人员近年来创作的700余件优秀作品。展览由“承古启今、巧夺天工”与“薪火相传、演绎华彩”两大篇章组成，作品类别涉及玉雕、石雕砚雕、竹木雕、传统家具、陶瓷、漆器、织绣唐卡、金属工艺等。（杜蕾）



临王羲之《黄庭经》（局部） 王天民书

古画品鉴

董源《潇湘图》：南宗山水的典范之作

陈慧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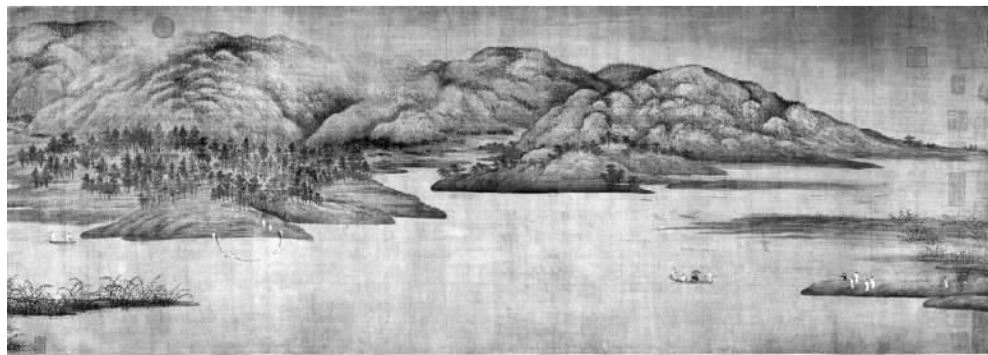
五代画家董源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的作品被视为中国绘画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中，王维和董源被奉为南宗文人绘画鼻祖。藏于北京故宫的这幅《潇湘图》，则是董源绘画风格的典型代表。

与董源同时代的山水画家多表现北方雄伟壮丽之景，此画则描绘了江南秀润多姿的山水景色。卷首画沙岸平坡，有朱衣女子二人往水边行去，滩头有5人击鼓奏乐，似在迎候江上正要靠岸的小船。后段写远山茂林，渔人张网的情景。坡岸上几个渔人正在撒网捕鱼，有的已下到水里，似在水下安网。另有几只小船，错落点缀在碧波之间，自在往还。画卷下端，沙洲苇渚历历可见，而在坡岸后，茂林重叠，屋舍隐约可见，其后山势连绵，蔚然深秀。人物工细设色，虽小而逼真。

潇湘，指湖南省内潇水与湘江、二水汇入洞庭湖，风光旖旎，是历代文人歌咏图画的主题。董源此幅《潇湘图》，是现存最早的画题为“潇湘”的作品。但是此画表现得是否为潇湘实景呢？据台湾学者考证，董源是江西钟陵人，任职于金陵（今南京），一生并未到过湖南，画的可能只是其常见的江南山水。

江南山丘低矮平缓，空气湿润，山间多烟雾迷蒙。为了表现这种山水特质，董源创造了一种重要的山水技法——披麻皴。盛唐以来，山水画家主要

集中在关陕一带，基于北方地形地貌的特征，他们的山石线条以方硬工稳为主。而董源则开始用松散线条描绘江南地区起伏的丘陵，这种线条松动随意，长短参差，轻松自然，形如披麻。披麻皴在描绘江南土山平缓细密的纹理时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山体轮廓显得柔和圆润，又层次感分明，后世许多文人画家皆习此法。此画中林地山峦都作概念式的圆头三角状，用无数浓淡不一的墨点来描绘山峦的凹凸起伏，再辅以留白处理，营造出雾气迷蒙感与光影效果，表现出夏日江南山水间草木丰茂、云气滃郁之景象。



潇湘图卷 董源（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